

电话采访中的时代印记

□关立蓉

2021年初夏,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读大四的女儿,选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老师布置了一项课后作业,采访自己的亲人,帮助他们重拾一段过去岁月的记忆。女儿决定从这宏大的历史题材中选取一个切点——采访曾经做过乡村教师的外公,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求学历程。囿于疫情,女儿没从南京回到故乡,决定采取电话沟通的方式,对外公进行远程采访。

87岁的父亲,把这当做一件庄严的大事。他凌晨4点起床,写好了几页纸张的回忆简要。8点,按照约定,采访准时进行。我们把手机按成免提,全程录音。电话那头,传来父亲浓重乡音中的沉缓叙述。70年前的那些尘封的记忆,如一幅风起云涌的时代画卷,缓缓展开。

“1935年,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现在回忆我的童年,青年时读书的经历,那已是很远的事了。我大概7岁入学,读的是私塾,先生家的一间昏暗的偏房,就是读书的教室。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大学》《中庸》,还兼学写毛笔字、打算盘,没有系统化的内容,跟现在的基础教育不能比……”

解放后,我上掘港小学。因为战事的耽误,人家读初中的年纪,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时,正逢抗美援朝。我们小孩子把几角零用钱捐出来,给国家造飞机大炮;放了假帮助居委会做宣传、打扫大街……小学毕业了,那时是1952年,家里没条件继续供我读书,我就想找个工作。看到如东县师资训练班招学生,我就去报名,考了作文、算术,我算术考了86分,在当时还是不错的成绩。9个月的培训,我毕业了,成了首镇小学的老师,但我深感水平不足,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怎能教小学生呢?我就一边教学一边读书,充实自己。那年9月,我拿到人生第一份工资——19元5角,15块钱用来养家,当时,我要抚养妈妈、外婆、姑妈……”

稍事休息,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玻璃器皿碰撞的声音、汩汩的水流声。空间的距离不复存在,我似乎感觉到父亲正坐在我对面,将滚烫的开水注入到玻璃杯中,茶叶在沸水中翻腾起来,舒展开来,氤氲出淡淡的茶香。

“1954年,我有了一个进修的机会,到泰州师范学习一年,主要学初级师范的课程,学校把三年的学时压缩成一年,学习很艰苦,但免费住宿、吃饭,还发5块钱零用钱,我自己用1块钱,4块钱寄回家。师范毕业了,我回小学继续当老师。1960年,我教了一个毕业班,班上12人考取了如东县中,这个成果很难得,我受到表彰,抽调到如东县中学批阅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卷子,这是我做教师的黄金时期……”

看了一下时钟,已接近11点,我惊叹父亲的记忆力,近3个小时的叙述,浓缩半生求学和任教的经历,在他的内心,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下午,女儿根据录音进行文字的整理,看着她专注的背影,我回忆起她的求学之路。

1999年出生的女儿,2005年入读掘港双语小学,学校除了教授语、数、英等基础学科,还开设美术、音乐、自然、科学、体育课程,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热爱的科目,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潜能。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给孩子们的童年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我们家附近还有一个少儿图书馆,在那儿,女儿看到了更为浩大的世界,上四年级时,已经阅读了《基督山伯爵》《茶花女》《三个火枪手》等世界名著,长大后的她,果然对世界历史分外感兴趣,在南大读书时,选修世界史,大二时撰写的论文已经获得了专家教授的赏识。

读初中那年,女儿随军到南京读书,学校位于紫金山下,玄武湖畔,环境分外优美。每年春秋两季,老师组织孩子们上山踏青、秋游,明孝陵、紫金山天文台、头陀岭……金陵城的诸多盛景,都留下孩子们的足迹;玄武湖的美景,一年四季,皆如诗画,春来发绿波、夏莲无穷碧、秋水静如练、冬荷几幽痕。周末游园,在这一湾碧波荡漾的湖水面前,孩子们或写生、或摄影、或临湖酝酿诗句……中考后,孩子考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这是一所有百年悠久历史的名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在此求学。学校教学设备先进,还开设航空班,操场上有一架巨大的航空飞机模型,激励学生们铭记校训,踏实学习,长大报效祖国。学校设有室内运动场,即使是雨天,也可以在室内打篮球、跑步、健身……在察哈尔路37号,女儿度过了难以忘怀的3年,考入南京大学后,她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争取到回母校实习的机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成为十五六岁孩子的领路人,带领他们走入庄严的历史殿堂,了解过去的悠悠岁月,培养他们质朴的人文情怀。在女儿看来,这无比美好。

六月的夏风吹过,吹来毕业的讯息,女儿也将前往上海复旦大学继续学业。她的胸前,别上了光荣的党徽。中国共产党——这个崇高而伟大的词语,用它的万丈光芒照耀着无数青年前行的路,去践行理想,开出生生美丽的花,在时间之风中盎然摇曳。

整整一个下午,女儿把录音稿件转变为文字,足有3万多字,我打印下来寄给故乡的父亲,终于了结了他的心愿。这样一个平常而又意义深远的下午,几代人对照和回望自己的教育历程。



秋临草原

陈顺源

起早去榨油

□缪建红

立秋,在乡下,一大早5点钟刚过,天已大亮,我马上起床,刚走到自家小院子门口,正巧遇到堂兄将电瓶车倒进我家院子。

我立即将一周前就码放在一边的几个装满花生的塑料编织袋和塑料油桶装上车,“风驰电掣”赶往村东头王家的榨油作坊。

两位老人已年过八旬,一直习惯在乡下生活,身体机能已大不如从前,虽已衣食无忧,却总也不情愿撂下自家那“一亩三分地”。自家地里的产出,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有机,吃起来倒也安心放心。

说来惭愧,老人们指望着我利用周末回来帮着榨一下花生油,已是好几个礼拜前的事了。

起初,一看家中油桶里的油还有一些,也就没有将榨油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再者,适逢小暑、处暑节气,三伏天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母亲过去常说,农历六月里不出门是福人。我想,榨油这件事过两天再说。

袁家寨子

□汪晓远

接下来是坐黄石寨索道继续往上。这个索道悬在高空之中,往下的看得清张家界奇特的石英砂岩大峰林地貌。这是阿凡达取景的地方,石英砂岩山在千百年的流水风力侵蚀下逐渐腐蚀,直至今日我们看见的孤峰。鸟儿衔来种子种在山上,植被郁郁青青,温润地和云雾融为一体。

山上的景点大多也都是险峰,它们被大自然刻画得奇形怪状,再由充满想象力的人类赋予充满神话色彩的名称。导游指给我们看:“你看那块立起来的,像不像狗尾巴?那个下面宽上面窄的,像不像狗的头?这个景点叫天狗望月。”我尝试着从不同角度,低头仰头,闭上眼睛试图融入这方天地,去理解山水之景,都没什么用。我只能看到一块险峰,看到一个很好看很有美感的山。倒是别的旅客们对着它评头品足。导游又说了一句:“看不出来也没关系,这些名字很抽象。”这个词用得真好。

我最初的想法是,给景点取名完全是画蛇添足。能成为一处景点,必然有它的美妙之处所在。人的感悟是多变繁复的,不该被框定在一个名称里。但往深了想,实际上它必然有其存在意义。就像导游说的那样,多数景点名称多少有点抽象。但没有名称呢?那就更加抽象了。我们天生的惰性使我们不会在旅游途中针对某一个景点进行深入想象,这意味着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感受到一种朦胧的美。在源源不断的景物的视觉冲击下——始终是连绵的山、云雾、山林、石柱,审美疲劳是迟早且必然的。而给予了名称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将一个相对具体化的名称套入进模糊的美感中,一方面

一周前,家中油桶里的油所剩不多。周六早上起来,慢悠悠地吃过早饭,将花生装袋、油桶清空,装上堂兄家借来的电瓶车,出发已是9点多。

到达村东头王家的榨油作坊,估摸着已在我前面到达的还有两三家。我想,不巧哇,榨油可不同于碾米,特别费时间。

虽不是等米下锅,可也是油桶见底啦。别无他法,等吧!

负责榨油的是王家大婶,五十来岁,外村嫁过来的。我离家读书、工作,也有三十五六年了,说真心话,不认识。

作坊外,上午九十点钟的太阳,骄阳似火。作坊内,花生饼屑在榨油机里伴随着加热旋转的丝杠挤压,滋滋作响。

我走上前问:“前面还有几家?”大婶放下手中的活计,看了看我电瓶车上的花生袋和油桶,再看看我,迟疑了一下,轻声说:“天实在太热,明天早点来吧!”

看着大婶脸上流淌的汗珠,身上湿透的衣衫,本乡本土的我,原本想轻松地

央求着说点别的什么,结果却说成了:“我下周六再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这句俗语,是告诉人们珍惜时间。趁早凉,则是过去农人夏日劳作生活的技巧。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我到达榨油作坊,作坊的门刚开,我有幸成为今天第一个来榨油的。

花生全倒出来后,检料、混料、调节湿度,榨油机启动……动作娴熟干净。看得出,大婶是位实在人,更是榨油的一把好手。

问及花生的出油率,大婶不无自豪地说,过去的人力榨油,是男人的力气活。现在的榨油机可比过去方便省力多了,出油率也高很多——一斤花生仁最高能出四两半油。

几天前,一家农户为了节省榨油机加热用电,在送来加工前,先期炒制花生,不想火候掌握不当,加工的花生油质量受到影响……

闲谈中,大婶数次主动谈及,显出莫名的遗憾。

灯下漫笔

走马天下

年的遭遇告诉了父亲,父子皆对杀虎与猴之事感到愧疚,于是决定在此处立寨以纪念。后来这个寨子就被命名为“猿家寨”,千年间逐渐流传变化成了“袁家寨”。类似于一个谐音梗。

此地山中有些土家族的寨子,因为地势原因,没有办法进行耕种活动。所以他们一直到近代都保留着最为原始的采集狩猎式的社会特征。生活习性也原始而野蛮:出生的婴儿会在一岁时用烧红的铁片烙脚底板。要是能活下来,脚下所长出来的厚厚的茧就算是他们今后的鞋。这叫作“人肉鞋垫”。男性在长到16岁之后,需要只身一人,带着一杆矛一袋箭和弓去往荒野,如果1个月后能带着猎物回来,那他们就算成人。如果没有回来,或者回来了没杀到猎物,那就会被称作“化生子”,土家族语里“无用之人”的意思,遭到全族唾弃。土家族女子也需要狩猎,她们同样得从小锻炼武艺,再与男人一同狩猎,对抗土匪,保卫家园。而且土家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们的诸多志异故事和大事记都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或者壁画的形式。

当然,这听起来近乎蛮荒的东西已绝迹了。不再有土匪与人侵袭,不再需要捕猎。讲解员的民族服饰下穿的是李宁、阿迪,在下班后会换上更宽松的衣服,用汉语聊天,玩手机。他们也会说土家族语,这也依然在流传。可就像方言一样,没成型的文字,又能保存多久呢?

袁家寨还保留有几幅古老的壁画,画中的人物和此处的景物名称一样抽象、狂野。丰收、狩猎、祭祀……先民们狂热的叫喊声透过千百年的图画传递过来,像一道凛冽的、充满烟尘的大风。